

桂勝

桂故

中華書局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桂勝 桂故

〔明〕張鳴鳳
杜海軍 閻春 點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桂勝 桂故/(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6.12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ISBN 978-7-101-12010-3

I.桂… II.①張…②杜…③閻… III.桂林市-地方史-史料 IV.K296.7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78083 號

責任編輯:王 勇 李 勉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桂勝 桂故

[明]張鳴鳳 著

杜海軍 閻 春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 1/4 印張·2 插頁·220 千字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48.00 元

ISBN 978-7-101-12010-3

張鳴鳳及其桂勝與桂故

一、張鳴鳳的生平與創作

張鳴鳳字羽王，號灘山人，或號陽海山人、陽海居士等，廣西臨桂（今桂林）人。據廣西通志卷七三選舉，知其爲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一五五二）科舉人，年壽至少六十三以上（一）。一生多處爲官，曾作應天府通判、雷州府推官、江西興國司馬等職（二），卻很不得志。王世貞說他「十載七徙官，青衫轉成敝」（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三張京兆鳴鳳），汪道昆說

（一）張鳴鳳詩見牡丹再開喜索酒有「可知六十三年老，肯對芳樽惜病軀」句，知張鳴鳳年齡在六十以上。見羽王先生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康熙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以下所引張鳴鳳詩、文除標明者外，皆出羽王先生集，不再標出。

（二）千頃堂書目卷二三說：「（張鳴鳳）字羽王，臨桂人，應天府通判。」廣東通志卷二七說張鳴鳳嘉靖年間任雷州府推官。王廷陳夢澤集卷二〇附錄二有「萬曆庚辰興國司馬張羽王」之語。

張鳴鳳重氣節，「以直道三黜」〔一〕。他自己說「我命不猶，受辱不少。出自單門，屢遭群小。西遷巴蜀，南放江皋」（羽王先生集短歌行與仲美作）。張鳴鳳還曾因人誣陷而坐監，有獄中雜詠多首。

張鳴鳳頗重文學，論人常從文章着眼，以為文章是聖人不廢。他的吳明卿先生詩集敘說：「昔孔父論次六經，其於詩蓋取情協而辭文者錄以為程，不則刪之也。楚人好辭賦，屈、宋之外莫有傳者。漢興六世，瑰辯琦文之士不少，太史公獨取賈生、司馬相如所為賦具載傳中。夫經以本情，緯以麗辭，變化萬端，而藻映日新，諸公所以度越流輩為稱首者以此。孔門用詩，莫之廢也。」（甌齔洞稿序）因此有「文章寄一身」之思（羽王先生集臘日兒輩置酒含輝閣），創作十分可觀，很得時人稱許，文名傾動天下。大梅沙門羽王先生集序說張鳴鳳「胸藏丹篆，手握赤文，名噪於嘉靖七子之右，才裕德充……」（羽王先生集序一）。湖南觀察使趙日冕更將其與王世貞相提並論，說「明羽王張先生者，文章品誼，卓然第一流人。當時與王鳳洲、吳明卿旗鼓詞壇，膾炙人口，聲標海內……先生窮經淹博，鴻文偉藝，

〔一〕汪道昆程少司徒：「興國州倅張鳴鳳氏，不孝嘗習之京師，是為粵西聞人，蓋以直道三黜者也。其人博雅而重氣節。」（汪道昆太函集卷一百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

有若嚴霜酷日，有若陽和甘澍，有若獨立層霄，有若千頃澄波。其質也巉巖嶙峋，其品也月渚風柯，其音也黃鍾大呂，其氣也江淮河海。闡發精微，堂奧理道，詎曰祇耀，雙龍鬥氣，亦與落霞孤鶩，白雨黑雲，徐孺子、王子安共垂奕葉乎」。（羽王先生集序二）

張鳴鳳一生勤於筆耕，創作豐富，除去其羽王先生集不分卷和所作廣西通志不知卷外，其餘詩文多達近十種四十卷左右（一），今仍可見到者，有其孫釋超撥整理的羽王先生集及其桂勝與桂故和一些零星的佚文。

詩歌方面，在明代隆慶和萬曆年間，張鳴鳳是非常活躍的詩人，他與許多詩壇名將，特別是後七子王世貞、吳國倫，都有密切的交往，並多有唱和，詩譽甚高。王世貞甚至對張鳴鳳有相見恨晚的感覺：「舟中小間讀新詩，語語擊節，藍田、嘉州入室而才情恒有餘。小引

（一）張鳴鳳自己說：「縹囊細帙高於屋，中有幽人著述忙」（見張鳴鳳詩研亭雜詠其六）。所知張鳴鳳著述，其孫釋超撥在羽王先生集後敘中說：「家鑄集者七，曰萍浮、西遷、漕書、東漕蘄志、春遊安仰外蒲庫、粵志府庫、桂勝、桂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七、二三著錄萍浮集十卷、東漕集一卷、河垣稿一卷、適台稿一卷、粵台稿、廣西通志。又傳桂勝集十六卷、桂故集八卷。還有適然集（卷數不明）、移楚集二卷（見羽王先生集序）、過江集（吳國倫有詩閱羽王過江集悲感成詩得四首、讀羽王東漕集悲感成二首，見甌甌洞稿卷一六）等。

敘致拙宦，宛曲已堪酸鼻，不知安仁、越石見之當何如耳？僕生平交遊淪落行盡，晚乃得公，私心慰賞，中夜獨笑，度公亦當然否也。」（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二與張羽王）李維楨南都吟序評價張鳴鳳：「余嘗考粵西故實，漢則蒼梧陳欽治春秋左氏傳，以經術名；唐則陽朔曹鄴，以詩名；宋則宜州馮京，以三元名。皆通顯。迄於本朝，衣冠文物與上國等，賢科相業，其人不乏，而稱詩者寥寥，余耳目所相及，獨張羽王詩有聲。」（粵西文載卷五一）

吳國倫對張鳴鳳詩歌成就更有具體且高的評價。張鳴鳳在移楚集序言中曾引及吳國倫與張鳴鳳書信中語說：「明卿於余多推長掩短，曾辱其所移書有曰『生平刪故交三人詩，吳峻伯存者十裁二三，子相、子與十存六七，足下十汰其一猶以爲難』。又曰『足下自得於詩者三：學然後詩，一也；每篇自匠一意，不相雷同，二也；用句用字多古詩之流而不事纖豔，三也。足下每自求多於宏壯瑰麗，以僕觀之，業已在其中矣。至索瑕亦有三：好古太過，或傷才；憤世太過，或傷氣；感遇太過，或傷調』。」

張鳴鳳本人論詩有尊古之處，與後七子復古提倡基本相近，所以，論詩常以能古推許人，主張學唐。他爲莫公遠詩集廣陵諸詠作序，稱讚莫公遠爲詩「詞古氣奇，總之不離乎唐」。但也不時以才情論人，似乎與純粹崇古不可等論。他序王太史文，說王太史「清才秀思，輝映詩文」。又稱讚王廷陳詩，說王廷陳「江漢之詩，先生爲儒一時，諸人不逮也。乃今

從先生諸子行父得見先生哭武皇帝詩，灑翰清逸，意者類其爲人將無然乎？（夢澤集卷二〇附錄二）。

從創作言，張鳴鳳一生詩集有多種，如適然集（卷數不明）、過江集（卷數不明）、移楚集二卷、浮萍集十卷、東漕集一卷等。只是幾百年來多數散佚，至今所見不過僅有一百一十多首。從這一百多首看張鳴鳳，以斑窺豹，尚見體裁有近體有古體，有律體有歌行，有五言有七言，亦有六言與四言，應該說張鳴鳳的嘗試是全面的。

與詩歌主張相應，張鳴鳳詩作，時襲古意與古詞，如五言律詩聞漏「穿花偏嫋嫋，隔水故沉沉」；四言古詩短歌行與仲美作「對酒當歌，歡會幾何」等，皆從古人句意化來。以此，吳國倫批評張鳴鳳「信而好古，則不佞心下之矣」（甌齔洞稿卷五二與羽王書）。其實張鳴鳳的詩，學古中更多時卻能有己，不管襲古意或取古詞，一經其點染，神采逸出，斷然如新，如羚羊掛角，實不同生吞活剥者。這一點應特別地提出。以五律臘日兒輩置酒含輝閣爲例：

延眺屬茲晨，江山半露春。煙澄初聒鳥，雲壁（或作碧）欲親人。風壤開千古，文章寄一身。落梅吾欲賦，兒指北枝新。

是詩中「煙澄初聒鳥，雲壁欲親人」句，似化用王籍入若耶溪「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和

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江清月近人」意、句而成。至於末句寫「落梅吾欲賦，兒指北枝新」句式，更多經前人賦梅者道過。如陸游有道上見梅花「載酒房湖風日美，探梅喜折一枝新」，探梅「江路雲低糝玉塵，暗香初探一枝新」，射的山觀梅「射的山前雨墊巾，籬邊初見一枝新」等。從張鳴鳳的詩句我們可以感覺到他有學古傾向，但我們同時也切實從中體悟到了張鳴鳳在臘日，對生機勃勃的大自然那種獨有的、親切的感覺，和因此而興的欣喜的心情。詩從聲、色、形等方面寫出了張鳴鳳對大自然細膩的體驗和觀察，因此能無斧鑿痕跡，是學古中自出新意。又如廣陵口占與莫公遠「紛紛飛絮攪殘春，愁殺維陽一病身。縱使瓊花開似昔，看花不似昔時人」後兩句，顯系受崔護題都城南莊影響，但意思卻大不相同。王世貞說張鳴鳳「頗修艷下言，突過景龍際」（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三張京兆鳴鳳），將張鳴鳳詩與建安和盛唐詩相比，應該是對張鳴鳳詩的高度讚揚，看來也是有道理的。

張鳴鳳的詩更多是自出胸臆，言志言情，真實地反映了他的心路歷程，讀之使人心戚戚。如醉題官齋壁：「酒後狂歌聲動天，平生自許豈徒然。丈夫未有封侯日，枉卻青萍不值錢。」是詩大概應是作於張鳴鳳初入仕途之際，頗有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之風，流露出張鳴鳳早期志於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而獄中雜詠四首則寫於仕途挫折之期。如草，寫自己對誤入官場處非其地的悔意：「草色欲含愁，本爲非其地。若遣玉階生，見人豈憔悴。」

螢寫自己在獄中不爲人重的卑賤感受：「雨餘夕氣清，嘿嘿下階坐。腐草應不如，猶能作螢火。」吟之促人唏噓。

從張鳴鳳的多數詩看，是充滿了山水自然之趣的，有很强的可讀性。張鳴鳳十分善於寫景，這可能與他秉受桂林山水薰染有關。如內江一帶至屏山其一：「山鳥飛隨水鳥鳴，內江流勝外江清。此間定有龍安卧，試看巖雲五色生。」其二：「劍江夾水碧桃開，莫道秦人住此栽。立馬看花渾不是，星山點點出雲來。」晦日遊隱山：「節晦前朝重，春山勝事多。巖虛渾駕水，石長半凌波。日影驚魚躍，泉聲答鳥歌。吳韋碑在否，不惜更摩挲。」春江其二「煙波滉漾綠萍生，兩岸流鶯送好聲」等。這些詩是形象鮮明，動靜相宜，質樸無華，自然天成。

張鳴鳳的詩生活氣息也很濃，充滿了趣味性，體現了對生活的熱愛。如書堂：「修篁雜樹隱書堂，手卷疏簾又夕陽。簷雀不知吟已倦，銜花故落硯池旁。」寫出了讀書環境的幽雅與讀書人的情調。九日渚臺：「繞臺多種菊，應不異陶家。几拂松餘翠，杯浮桂續花。頗矜貧士樂，且幸小兒誇。莫問白衣事，東鄰更可賒。」寫出了居住環境的和諧與詩人的脫俗。六言詩雨中雜詠四首之二：「屋破鳥窺塵釜，窗疏犬吠流雲。借問乘驄御史，可知蠻語將軍。」曉行見田家即事：「田家秋務急，未曉事晨炊。夫婦腰鎌往，兒童驅犢隨。」寫出

了田園生活的特色，有陶淵明的韻味。過大兒芝房值渠出戲題其壁：「若非將婦采苓行，定是尋僧問藥名。解道讀書爇服食，忽疑山翠作雲英。」末句以戲謔口吻與兒，寫出了父子間融洽的感情。這些應該說都是生活的真實感受。

整體而言，張鳴鳳的詩清新樸實，較少造作，真值得一讀。

張鳴鳳的散文成就要遠遠高於詩歌，且影響深遠。著述主要是桂勝十六卷，桂故八卷和存於羽王先生集中的西遷注（又稱西征注）與漕書。

漕書有八章，曰漕政、漕司、漕軍、漕河、漕海、漕船、漕倉、漕刑，述其漕運主張，文學價值不大，不論。

西遷注是張鳴鳳乙亥年（一五七五）謫遷利州，自京赴利旋還京的五十多天間的見聞記錄，述山水名勝、古跡碑刻，文字甚美。王世貞與吳國倫書稱讚說「羽王西征注辭甚修」（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一九二書牘吳明卿），又答張羽王說「西征注文極爾雅，便覺酈道元、江文通爲贅，知復沿檄金陵，稍與其山水人物相接，差足舒吐」，以爲過柳宗元甚遠（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二百三書牘答張羽王）。

西遷注記山水文字特爲宏麗，如描述京都近郊西山地理形勢：「西山內接太行，外屬諸邊。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黝，溪澗鏤錯，其中物產甚饒，古稱神皋奧區，蓋其一也。盧溝、

琉璃、胡良三橋，山水所泄，多歸其中。其水皆藻綠異常，風日蕩漾，水葉遞映，倚闌流覽，令人有忻然欲賦京都之意。」遠矚近眺，援古論今，山水並舉，寫出了京都少有的形勝雄壯。又如寫褒斜道中斜水之惡「批巖跳石，電掣雷吼」，數字已見狂瀾難羈。

西遷注寫土俗風情處亦甚有趣，如述蜀中熊力拔大木，上下高樹，捷獵似飛。野豬摩松膠困卧沙中，翻轉不休，乃往與虎鬥，虎無可奈何而退。猴害莊稼與人搏鬥，升樹擲石相襲等。

是文最大特色是追古述今，以此如四庫全書總目將其視為考證之書，但實在與一般的考證文章有很大不相同處，特別是其間多引土人傳說為據。其子張揆為作跋文也說：「或者必曰家公此行略盡區中之鴻覽，而安知大不然也。何邪？山川之幽秀，古今之書記，六合之外，墳典之前，家公網羅胸中，故非一日。茲蓋家公目涉而取驗爾，非資是以知新也。揆少也蒙，未見古人西征、征途、述征諸記，倘質以是注，將恐前賢當北面哉！蓋家公西遷涉畏途，不挈一書以隨，據鞍引毫，直寫記憶，豈與夫披帙按策者同日道哉！」也即是說，張鳴鳳之作，非為考證而考證。其實，所謂考證，只是他行文常常會涉及典故故實，這卻實實在在豐富了西遷注的內涵和趣味性，增加了可讀性。

最具影響者是張鳴鳳的桂勝與桂故。

桂勝與桂故係張鳴鳳萬曆間，應友人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中都節齋劉繼文邀約而作，兩書內容互補，實爲一體。這部著作的影響，時彥已多推許，更爲後學看重。吳國倫報張羽王書說：「勝、故二集精覈簡雅，成一家言，八桂自此重於三都。日坐山齋而誦之，有若身同古人容與嘯詠其境，何止神遊！」（甌黿洞稿續稿卷一五報張羽王書）四庫館臣這樣論二書：「桂勝以山水標目，各引證諸書，敘述於前，即以歷代詩文附本條下，而於石刻題名之類，搜采尤詳。又隨事附以考證，多所訂正。後董斯張吳興備志、朱彝尊日下舊聞即全仿其體例，於地志之中最爲典雅。」桂故分郡國、官名、先政、先獻、遊寓、雜志六門。郡國，考歷代沿革，詳列史志，辨今之桂林非古之桂林。官名，則臚舉歷代之制，蓋疆域明，則先獻有所斷限；職制明，則先政有所徵驗，乃不至如他志書，人物名宦，附會牽合。故以冠於首也。其先政、先獻人各爲傳，大抵鎔鑄舊文，剪裁蔓語，務取其有關是土，而不濫涉其生平。又多採金石之文，不盡取諸史籍，故其詞簡而不支，博而有據。其遊寓、雜志，亦多據題名、碑碣，姓名年月，歷歷可稽。在明代輿記之中，於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外自爲別調，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二書所載，皆止於南宋，蓋年遠者易湮，時近者易濫。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其書乃博瞻而有體，是又鳴鳳創例之微意歟？」（四庫全書總目卷七〇）

桂故八卷，分別爲郡國、官名、先政上、先政中、先政下、先獻、遊寓、雜誌等，考證桂林的歷史與人文。

桂勝十六卷，主要記桂林獨秀峰、灘水等二十七處名勝，及其石刻、典故等內容。每卷由五部分組成，首先列出名勝名稱，介紹名勝特色與地理位置，其次爲相關的前人的「詩」、「文」，再次爲前人遊歷時所留摩崖「題名」，最後爲張鳴鳳作「灘山人曰」，對景點來歷人文略作考述。在這五部分中，中間三部分是前人摩崖，張鳴鳳之功在於收集留存，許多人、文藉是得以流傳，具有很重要的輯佚作用，當另別論。唯每卷的首和尾兩部分文，屬張鳴鳳所作。這兩部分，張鳴鳳之孫釋超撥將其收入了羽王先生集單獨流傳，體現了張鳴鳳的文學成就，是非常值得一讀的山水美文。如灘江：

桂川曰灘，與湘同源，出興安陽海山，至縣之北，醜爲二流。灘則經靈渠南出，繚繞桂城東北，城之西南帶以陽江，從灘山下，入于灘，水波寬廣，爲桂金湯之固。岸旁數山或扼其衝，或遮其去，故間有亂石及沙潭處，清淺爲灘，湛碧爲潭，餘雖深至一二丈，其下石雜五色，草兼諸種。所有遊魚群嬉水面，間沒葉底，停撓少選，種狀可盡別。以此水最清，洞澈無翳，飛雲過鳥，景不能遁。南中人士自被襖之外，良辰吉日，浮舟宴集，乃其故俗。觀宋之問三月三日詩，自唐爲然矣。至宋諸公，或有乘月汎遊，播之

歌詠，良以清景娛人，且無風濤之惡故也。（桂勝卷一六）

此段寫灘江之由來、灘江之曲折，江水之清澈，江魚之戲樂，以及江邊之民悠閑自得，道盡了灘江之美，恰如桂林山水，秀麗可人。特別是以江中亂石，葉底遊魚，飛雲過鳥寫灘江水的清澈，歷歷在目，如臨其境，讀之令人心曠神怡。

桂林名勝又多名人遊蹤品題，有厚重的文化根基，因此桂勝寫山水之時多敘述歷史積澱，如獨秀峰：

獨秀山踞城稍東，凝秀獨出，頗與衆山遠，故曰「獨秀」。國初，考卜其陽，爲靖江官殿。朱邸四達，周垣重遠，蒼翠所及皆禁籞間地，以故彤亭畫觀上出雲表，下漸清池，最爲諸山麗觀焉，外人鮮得至者。山故刻有孔子像，按圖乃元人所爲，及見鄭叔齊記，則即山建學，自唐已然。莫休符謂：其時有從事所居，似唐以前府治亦在是。有巖曰「讀書」，以劉宋時始安太守顏延之之著名。（桂勝卷一）

先敘述了獨秀峰的得名緣故，繼之敘述了獨秀峰文化淵源，從明初向上溯源，直至（南朝）宋顏延之。讀竟使人感覺獨秀峰不止是形勢的獨秀，且是文明的獨秀。如此不僅擅文字之美，且增加了文章的文化內蘊，顯示了文章的厚重。這是張鳴鳳桂勝文的一大特色。

總而言之，讀張鳴鳳散文，不管是桂勝、桂故，抑或西遷注，皆可領略山水之美，可享受

人文之趣，可豐富知識之藏。

張鳴鳳文學成就突出，史學成就一樣無人可比，獨著廣西通志也說得上在廣西前無古人，雖然書不得見〔一〕，爲我國的文化建設做出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吳國倫稱讚說：「計此時通志成書，丈又得自理家集，一出並當名世，諸君子雕蟲之業徑庭遠矣。」（甌齔洞稿續稿卷一五報張羽王書）王世貞詩嶺右張羽王明府邀合郡諸名勝會餞虎丘時江右龍司理亦集輒成二章爲謝對張鳴鳳文史成就作了全面評價，詩曰：「府公高燕入春開，江左風流異代才。茂苑自驕群玉聚，桂林初見一枝來。分題競勝燈前草，欲折還含雪後梅。贏得班生仙骨在，手攜星藻向三台。」（弇州四部稿卷四二）

二、桂勝、桂故定稿本的發現及意義

桂勝、桂故是兩種同樣的關係密切的著作，明代萬曆己丑（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至〔一〕廣西通志，千頃堂書目卷七曾有著錄，而蘇浚重修廣西通志序說：「廣西通志修於嘉靖初，後摩續者。而舊本殘缺漫漶幾半，萬曆辛卯，蔡中丞公紹介薦紳張羽王圖成是編。羽王往矣，書竟弗傳。」（見粵西文載卷五三）今不知有無流傳世間。

萬曆庚寅（十八年，一五九〇）間張鳴鳳奉時任兩廣總督劉繼文旨意編撰臨桂令何太庚刻（一）。記載宋及以前發生在桂林的先政先獻事跡和摩崖詩文及遊客題名，是一部研究唐、宋以及明人文化的重要文獻。人們可以見到的版本約有明刊本、清刊本和清鈔本。明刊本是萬曆庚寅刊本，又見三本：一是國家圖書館藏殘桂勝十六卷附桂故八卷本；二是國家圖書館藏殘桂勝十六卷本；三是上海圖書館藏桂勝十六卷殘存四卷本。清代鈔本和刊本有四庫全書桂勝四卷附桂故八卷本；古學匯刊桂勝四卷本；上海圖書館藏桂勝清鈔本前四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桂勝、桂故本等。總起來看，凡今所能見到的桂故多為全本，而桂勝所見無論明或清本，皆有程度不同的殘缺。另外就是本人今天將談到的詔宋樓藏書志卷三三著錄的桂勝十六卷附桂故八卷之「嘉靖刊本」（三）。詔宋樓藏書志所云嘉靖刊本顯屬錯誤，因桂勝、桂故成書在萬曆，不可能有嘉靖刊本，此到底是個什麼本子呢？從著錄於詔宋樓藏書志看，會不會到了日本靜嘉堂呢？適逢閏春博士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學，遂電請專程到靜嘉堂一探，果然發現桂勝、桂故（以下稱「詔宋樓本」）在焉，遂即將其

〔一〕參見張鳴鳳桂勝序，桂勝萬曆己丑鈔本。
劉繼文桂勝序，桂勝萬曆庚寅刊本。

(三) 宋樓藏書志，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卷三三，七頁。